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 第四十回 呼家將力殲龐奸 宋仁宗封贈團圓

陰磧茫茫塞草肥，高山嶺上暮雲飛。 交河北望天連海，蘇武曾將漢節歸。

且說呼家弟兄同了金龍、迎鳳出了雄關，前面已是高山寨。延慶道：「哥哥，那邊有人追來了。」延慶聽了，就勒住馬頭一看，便道：「我們且慢走。」金龍道：「不妨迎上前去。」

那山上追來的女將叫道：「二位姐姐，可是同呼家將新唐借兵麼？」金龍便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在此亂呼亂叫？」劉定金道：「俺姊妹三個，因龐賊起了官兵圍住了三家村，說道搶親，嚇得俺爹爹只是搖頭，外面又是金鼓喧天，俺同勝金、賽金兩個妹子，帶了三百女兵，就與龐賊決戰，殺掉他五六個將官，千把多兵，那龐賊也就逃了。俺想龐妃此去，必要再來爭戰，故此俺妹妹也是到新唐去。那曉到了這裡，有一班人趕來拉住，說什麼大王要俺的買路錢，那時俺惱將起來，把這班嘍囉殺退，誰想又有許多嘍囉飛奔到來，架起樸刀砍來，俺妹妹女兵就與他們廝殺，不道殺了他幾十個嘍囉，那知山上又跑下二三百個人來，說俺殺了他的大王，要俺做他的寨主。俺姊妹一想，也罷，在此權做個寨主。今日看見姐姐是中原來此，故爾動問。」延慶道：「三位既是要到新唐，我們一同去罷。」條爾就離瞭高山。

一路行來，將有半月，不覺已到天定山了。那探子看見延壽到來，疾忙飛報上山，說道：「駙馬爺，俺家的小將軍都到了。」那守勇、守信聽了，便道謝天地，那延慶、延龍、延豹、延壽同了劉定金、勝金、賽金、金龍、迎鳳，一齊上山見了，守勇便問：「我兒到京，見了八王，可曾求他請詔？」延慶道：「爹爹，孩兒們到了八王府裡，八王就實實在在問話，孩兒也細細告訴了他，就求他請詔。八王說道：『明朝上朝去看下落。』那曉八王正講，恰好朝廷召他進殿議事。八王將孩兒告訴他的話奏聞了，誰想朝廷總不肯准。八王又把龐妃勾通四虎，謀害太子；聽了龐妃廢棄正宮；龐龍結黨弄權這幾端的事奏了，朝廷才肯准了除奸，八王就請了一道察佞除奸的敕命，那時八王就退朝，回來與孩兒講了這話，就給付一道御劄，教孩兒們速回新唐，稟知爹爹、叔叔商議統兵前去。」

守信道：「哥哥，這方得八王出面請了這道敕命。」守勇道：「就是俺的祖父在冥冥中也感激不盡了。」守信道：「哥哥，明日黃道吉日，我們先去拜謝了大王，就起兵前去可好？」守勇道：「既如此，一齊進去。」那呼守勇、呼守信、呼延龍、呼延豹、呼延壽、王金蓮、鄧三娘、祝素娟、張金定、柳迎煙、劉定金、勝金、賽金、金龍、迎鳳、齊月娥、翠桃姐、呼碧蓮、呼梅仙一同來到裡邊拜謝。那齊國寶道：「呵！今日你們到來，卻是為何？」守信道：「小婿承蒙岳父厚恩，俺哥哥嫂嫂說一向叨了岳丈的福庇，因明日黃道大吉，就要起兵前去，故此今日一同到來拜謝岳丈的大恩。」國寶道：「賢婿，你令兄令嫂都是至戚，何必這般稱謝。既如此，賢婿你同了兄嫂令姪各位公主到庭上請坐，俺備水酒一杯，聊為一錢之敬。」守勇道：「俺一家在此叨蒙大王眷顧，不知此恩將何以報？今日又要大王費心，何以克當？」國寶道：「今日是個家宴，眼前都是骨肉至親，依次序坐罷了。」宴間，國寶道：「俺正宴請教，這除奸詔可是甥兒面聖求來的麼？」延慶道：「我們弟兄求的是八王爺，那八王看我弟兄求得哀切不過，朝廷也是差了太監來請。八王見了仁宗，就把俺救太子的話啟奏明白，朝廷就寫一道察佞除奸的敕命，交八王爺給俺家作個劄符。」國寶道：「那八王爺的恩德也不小哩！」說完了這一番話，不覺已是天色微明。守勇道：「天色已明，我們謝了宴，大家好去收拾起兵了。」齊國寶道：「你們既擇吉行兵，俺也不好苦勸飲酒，俺在此眼望捷旌旗，耳聽好消息。」那齊雄說道：「爹爹，孩兒陪送妹子前去。」國寶道：「你既陪送妹子去，路上不可生事。」齊雄道：「爹爹不必記念，孩兒曉得。」忽聽一聲炮響，三軍立即收拾行裝；營前又放兩個大炮，眾軍兵拔寨收營；又放了三個大炮，那些軍兵一齊披掛，止馬起行。那守勇道：「中軍官，你可曾吩咐眾將官，須得離開十里紮營安歇。」中軍道：「小將奉了將軍的令，立刻就傳令大小三軍的了。」

一路行來，未及半月，不覺前面已到雄關。中軍就稟令，放炮安營，雄關總兵花萬年問道：「那裡放炮？」家將道：「待去看來。」家將看了，急忙稟道：「那放炮的是奉旨除奸察佞的呼家將，在關外紮營安寨，所以放炮。」那花總兵想道：「難道呼家將是俺女兒扮做差官，拿了令箭放他過去的此老麼？」花爺滿肚疑想，忽中軍稟道：「外面有新唐來的呼家將，他說是奉旨進京去察佞除奸的。」花爺道：「請他進來。」中軍便道：「呼將軍請會。」

那延慶來到裡邊，見了花爺，便道：「前蒙老將軍發出令箭，又承令愛扮了差官，放俺兄妹出關，俺今奉了朝廷敕命進京，特來拜謝。」花爺道：「今朝廷隆眷，令祖的冤就可雪了。」延慶道：「老將軍請上，俺就此拜別了。」花爺道：「小將軍回營，代俺多多拜上各位將軍。」

延慶作別回營，就傳令放炮，拔寨起行。來到關前，那曉花萬年的兒子花榮、花貴把關，不肯開放。守信取了兩個銅錘在那裡同花榮、花貴爭鬧。不道他的家將報道：「花爺，兩位公子同那呼家在那裡鬧哩。」花總兵聽了，急忙到關，便道：「畜生，你在此做甚麼？」花榮、花貴道：「孩兒奉了爹爹將令在關把守，那呼家到來叫關，孩兒不肯開，他說不開就要打進關來了。」花爺道：「那呼家叫關，就依稟令，那有爭鬧的道理？」延慶正在關前喧嚷，花爺道：「你呼家將既奉旨進京，有什麼憑證？」延慶道：「怎麼沒有憑證？」就把這劄符展開，說道：「花將軍請看。」花爺道：「既有憑證，且開了關放他過去。」那關上過了十多萬番兵，延慶拿這劄符送來與驗，花爺正接過手來展開，要看這劄符，恰好瑞蓮走來問道：「爹爹，你看什麼？」花爺道：「看那呼家將的劄符。」瑞蓮道：「爹爹，只怕就是女兒求了令箭放他過去的。」花爺道：「不錯，俺倒忘了。」延慶道：「這位是誰？」花爺道：「這是俺的小女。」延慶走來稱謝。瑞蓮道：「你我都是將家兒女，誰不憐誰，何必稱謝？」花爺聽那「誰不憐誰」這一句話，想了一會，便道：「嚇！是了，講那都是將家兒女，誰不憐誰？」花爺道：「小將軍，俺瑞蓮女兒的性子最是剛烈，不道那年小將軍到來，俺女兒請了令箭，放小將軍過關去，足見他的智勇倒也不醜。俺想將小女配與小將軍，真正一些也不錯。」延慶假意推辭，花爺道：「小將軍，你想『誰不憐誰』這一句，請令放關，只此兩端，可知天遣奇偶，推辭他則甚？」花爺便吩咐備下花燭，請將軍同瑞蓮成親，延慶同瑞蓮完了百年姻眷。延慶便道：「小婿承岳父大恩，只好後日圖報。」花爺道：「兒女至親，何說圖報？」那家將道：「啟上將軍，那呼家將的番兵都過去了。」延慶聽說，便道：「岳丈請上，小婿就此拜別。」瑞蓮在旁，也就跪下說道：「女兒亦同丈夫前去了。」花爺道：「女兒同去極是，但路上須耐個性兒，凡事稟命翁姑，不可擅專。」瑞蓮道：「爹爹，這些女兒都知道。」延慶同了瑞蓮就上馬飛行。來到大營，見了翁姑，延慶把這成親的話說了，守勇吩咐擺宴，一家骨肉相見完畢。談談說說，不道天色已明。中軍道：「稟上將軍，前面已到飛石關了。」守勇道：「快去叫關。」那中軍道：「俺呼家將到此，你們還不快些開關？」龐龍虎道：「你這反賊來了麼？俺正要拿你！」

龍虎立刻發令，傳集二十四員虎將，一萬二千銳利的精兵。龐龍虎道：「眾將官，作速放炮開關，殺上前去！」眾將道：「得令！」即忙放了三個大炮，那關已開了。龍虎領了二十四員虎將一萬二千精兵，一齊殺出關來，罵道：「呼家將！你這反賊，你祖宗這般威風，那樣厲害，可逃得過俺家的手哩？」守勇聽了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奸賊，還不下馬受死？」龍虎同了眾虎將，一齊殺將過來，誰曉延慶、延龍、延豹、齊月娥、齊雄、花瑞蓮繞住大戰。可憐龐龍虎被呼家將殺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那二十四員虎將，倒死了二十多個，龐龍虎的首級被那花瑞蓮挑起槍頭，殺得眾將官片甲全無。守勇就吩咐：「不必紮營了，我們就此殺到雞鳴關去。」

呼家將一路行來，卻是威風凜凜，神鬼皆驚。延慶道：「爹爹，我們一直殺上雞鳴關去！」守勇就令眾將官：「我們殺上關去！」大小三軍奉了將令，領兵殺到關前。守關的家將一看，疾忙稟報說道：「三將軍，不好了！呼家將已在關前，就要殺進關來了。」雞鳴關總兵龐毛虎便道：「這反賊，俺正要尋他，他倒送上門來了。」就傳了三軍，吩咐快去捉兵，一齊殺出關去，擒這反

賊。中軍飛奔到營，挑了三千人馬，來到關口，毛虎看見軍兵齊到，立刻放炮開關。誰想那呼家將聽得放炮開關，呼延慶就殺進關來。龐毛虎又氣又怕，只得挺槍迎戰。延慶詐敗，毛虎認他敗走，罵道：「反賊，你想逃往那裡去？還不快快下馬受縛！」毛虎飛追下去，延慶回轉馬來，挺槍直刺，毛虎恰好閃過；延慶又是一槍戳來，急忙架住；延慶撥槍又戳過來，正中了他的咽喉，一交跌下馬來。延慶用的是一桿勾鎌槍，可憐這毛虎，被延慶的槍勾住了咽喉，拖得那手也沒有，腳也不見，就是那毛虎的頭，也不知拖掉在那裡了。呼延慶回了營寨，把這戰鬥的話說了。守勇、守信聽了便道：「如今關隘多打過了，我們趕路去罷。」中軍農忙吩咐大小三軍，聽老將軍命令，作速趕行前去。眾將官道：「得令！」卻教：

數年馬上不離鞍，今日乘風過虎關。

從茲試著忠與佞，始知天理有循環。

且說龐集正想，為何這幾日不見三關信來，不知孩兒在關則甚？龐集正在憂悶，忽有家將報來，說道：「三位將軍都被呼家將殺死，連首級也都拿去了。」龐集聽了，急忙進宮，見了貴妃，把這個話講了。龐集哭將起來，貴妃道：「爹爹，事已如此，哭也無益。爹爹且待明日早朝，女兒一同上殿面奏的好。」

那晚朝廷正同八王叔在龍圖閣與包文正議政，忽巡城御史朱可綬有機密重情見駕。黃門官飛奏到來，仁宗道：「朱可綬有何緊急重情？」八王道：「聖上不召他進殿延問？」仁宗就降旨召見。那朱可綬奏道：「臣奉命巡城，看見呼家將的人馬在王城外紮下營盤，我王必須提兵防禦才好。」仁宗聽了這奏，勃然大怒道：「朕想這呼家將雖有功績，太祖、太宗之加恩於他，也不小了，就是朕登極以來，也曉得呼得模是個忠義的鯁臣，就加了他忠孝王。前龐集父女雖然挾嫌妄奏，殲滅其家，此是龐集之咎，不應統領人馬到來。朕今若不提兵征討，豈不壞了宋朝的體制？」包文正同八王奏道：「聖上仁風遠布，四海咸知，臣等看那呼家子孫，不過所惡者因龐妃誑奏，無過剿滅他一門幾百口。今日呼家子孫其意思日報復。自古道，君父之仇不共戴天。據臣等看將起來，龐妃屢行毒害，幸我王洪福齊天，太子得保無恙，就是元宵那一日，龐家四虎擠住太子行刺的時候，也方得呼家男女力救太子到府。止此一端，那龐集父子就該律擬凌遲。龐妃不感君恩，屢思計害太子，其罪較其父兄更甚。臣等愚見，命龐妃賜死，龐集父子革去其職，勒令回籍，則臣民忻忭，朝野肅清。呼得模之子孫，知我王如是懲罰，亦為平允，臣等觀其動靜，委無謀叛之心，望我王召來，他必奏明。」仁宗道：「朕依卿等所奏便了。」

仁宗回進宮來，對龐妃道：「你同龐集行的事，朕也不究你們，龐集著去了冠服，龐妃著即自盡。」那內監就剝去了龐集的冠服，縊了龐妃，那內監復了旨。仁宗即召八王同包文正到宮，便道：「龐妃朕已賜死，龐集革除其職，今但召呼家將到來，應卿等保奏，朕好降旨加恩。」八王同包文正道：「臣等荷蒙我王諭旨，前去召來見駕便了。」八王同包文正出朝，就差內侍前去召那呼家將到來。

呼延慶領了人馬，已經把那龐集家裡殺得雞犬不留，誰想這該死的龐集因女兒已死，自己好好的一個丞相，如今做了個百姓，正氣憤回來，恰恰路上被那延慶遇見，趕來就是一刀，砍去了龐集的首級。呼守勇道：「好了，我們只要到京，殺了龐妃，就去謝恩伏罪了。」延慶道：「爹爹，不如一直到京去吧。」話猶未了，有幾個內監飛馬到來，說道：「呼將軍，俺王爺召你快去。」呼家將聽說八王呼召，一齊同了內監到京，見了八王。那八王道：「昨日俺同包文正在朝議事，有御史奏說，呼家圍了王城。那時朝廷大怒，俺同文正把你報仇的話，細細奏聞。如今龐妃已經賜死，龐集父子俱已削職為民了。」延慶道：「千歲，龐集父子都被小將殺掉了。」八王道：「既是龐集一門都死，這未你祖父的大仇已報盡了。」延慶道：「多蒙千歲匡扶，仇是報的了。」包文正同八王道：「既是呼家將齊在這裡，我們就同他去謝恩吧。」

那八王同包公進朝見駕，呼家將俯伏金階，齊道：「臣等實該萬死，望我王法誅臣等，死亦瞑目。」仁宗道：「朕那年征遼去後，誰想丞相龐集誤聽龐妃之言，把你全家殺沒，膺心深為不安。昨包丞相、老王叔等竭力保奏卿等忠勇正直，朕從寬不究外，特再沛恩編錄史實，以表好良於中外。特到呼守勇為忠孝侯，妻王氏、趙氏為一品夫人；呼守信為忠勇侯，妻齊氏為一品夫人；呼延慶、呼延龍、呼延豹、呼延壽俱封為孝勇將軍；祝素娟、劉定金、梁勝金、鮑賽金、張金定、花瑞蓮、金龍、迎鳳，柳迎煙、翠桃姐俱封為英武郡君；齊雄為副將，妻鄧氏封三品夫人；呼碧桃、呼梅仙著丞相包文正領回，擇吉送進八王府，與太子完姻。齊國寶另召來京封職，功臣府再行建造。呼得模墳上，著禮部撰了祭文，遣八王前去設祭，以慰忠魂。祝太公夫妻子女無過屈死，著地方官建造房屋，使神魂得所，一體致祭。此朕嘉惠忠良，務須克盡厥職，勿負朕恩，故敕。」

那呼家父子、兄弟謝恩退出，又謝了八王叔、包文正。那呼守勇、呼守信立刻寫書回兵。碧桃、梅仙送往八王府中，候旨擇吉與太子完婚，呼家將子姪亦擇吉完婚，欽賜造了功臣府第由呼家居住。延慶與妻奉旨團圓。正是：

是是非非二十年，死死生生幾變遷。